

故乡情怀

贾庵，我美丽的故乡

□季永

我的家乡贾庵村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山村，位于蚌埠市龙子湖区李楼乡，是蚌埠最东部，与古城凤阳接壤。这里东倚凤阳中都城，西眺美丽的龙子湖，北倚淮河古渡淮卫，南对鲁肃屯兵之地芦山。独特的山水资源和厚重的历史底蕴滋养了这一方美丽田园，自古以来村民于此安居乐业。

贾庵村最早的居民已不可考，或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史前，因为早在七千年前，我们的东夷先民便在今日的蚌埠地区淮河两岸逐水而居，创造了灿烂的双墩文化。淮河本就是中国地理南北分界之河，同时也是东西交融之河，人们因战争、交流等等交流迁徙，总要经过这里，而依山邻水的贾庵村，自古便是理想的栖息之地。先秦时期，淮夷方国钟离国在此立国，距贾庵不远的凤凰山北麓有钟子期墓，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传说就发生在这里。

600多年前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龙兴凤阳，兴建中都皇城。后虽罢建，而巍峨的皇城官阙已成。中都皇城、明皇陵和凤阳龙兴寺，为这片古老土地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辉煌气象。今天，贾庵村周边依然可以寻觅众多的明文化遗迹。村东的月华峰是凤阳中都皇城的西侧屏障，月华峰南麓有明代李国公墓，墓碑及石刻至今尚存。墓东北村落还有一口古井，井栏以精美如碧玉的大块石材砌砌而成，称为“琉璃井”。而在贾庵村的周边田地里时常可见古砖、瓷片等，许多瓷片是明清时期景德镇的上好民窑青花瓷，时常让我们抚今追昔，遥想过去这里曾发生的故事。

为了巩固统治，朱元璋又从全国各地迁入众多人口至凤阳周边地区。众多的迁入居民与原住居民聚居生活，各种不同文化和风俗交融发展，构成了本地区独特的乡村文化。而从贾庵村目前的姓氏结构看，除了吴、李为主要大姓外，姓氏非常丰富，应是明初迁入与后来迁徙的结果。朱元璋本是出家僧人，当了皇帝以后仍然不忘出

身，在凤阳兴建皇家寺院龙兴寺，周边各地亦多有寺庙，一时香火兴盛。贾庵村的得名，也与村西南角原有的一处寺庙有关。古时村皆有庙，以敬神灵祖宗。而寺则是佛家礼佛之地，僧住曰寺，尼住曰庵。贾庵村的这所寺庙大概是建于明代，据村里老辈说是本村贾氏乡绅所建，故称为“贾庵”。庵内尼姑叫觉情，后来收养了一个女童，取名昌喜。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乡村文化民俗发生根本改变，村里庵堂更加衰败。于是村里便利用庵堂旧舍改建成贾庵小学，由本村读书人徐光明先生一人授课。“文革”期间昌喜还俗嫁了人，而尼姑觉情则独居于学校南边小屋内直至去世。

我的小学一到五年级便是在这里开心度过。每天早晨，我喜欢一个人背着书包步行穿过村子，沿着村西池塘岸边的路一边背书一边走到学校上学。春天里，村西池塘盛开的桃花与翠绿的芦苇连成一片，塘边人家的姑娘们也被映衬得格外好看。夏季清晨，我常常穿过沾满露水的塘堤，在一丛丛的荆条枝上捕捉刚退了壳的蝉。秋天一到，学校西边的稻田逐渐被染成金黄色，田边溪头是我们捉鱼摸虾的好去处。当冬天来临，我跟小伙伴们会猜积雪上的脚印是什么动物留下的，或是把鞭炮埋进雪里再点燃，炸得大家心里都乐开了花。在童年的回忆里，当年枯燥的课堂学习总是被选择性遗忘的。对于这所旧学校，印象最深的是校园里那棵老得中空的古柳树，我们时常躲进树洞，或者爬到树上嬉闹。除此以外，对于总是面无表情的老尼姑，我们都心中恐惧，如对怪物。再后来，村里换地址兴建了新学校，旧学校渐次荒凉，村民先是在这里居住和养羊，近年来已拆建了新居。于是，庵堂、课堂和尼姑觉情的小屋，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之中，只能从记忆里追寻了。

在记忆中所有农活中，我最喜欢的是放牛。除了冬天，每个周末和假

期我总是放牛时光中度过。牛可是农村重要资产，不仅能犁地耕田，还能生犊卖钱。可是，早年在包产到户之初，我家因为家庭条件困难没有养牛，只能借同村大姨家的牛来耕地。因此，替大姨家放牛是理所当然的。后来大姨家母牛生下牛犊，母亲便买了下来，于是，放养两家的母牛加小牛就成了我们三兄妹的共同任务。放牛一般都要上山。家东边的月华峰、庙山、老山、尖山、团山等山连山，众山中间是一片平坦的谷地。这里就是我们的牧场，每天早饭后，村里的放牛娃们便早早联系，一起赶着牛上山。其中轮流安排一个人去每家取好饭菜，中午拎着一起上山送饭。牛和人都是群聚动物，成群结伴的各得其所。水牛性温顺，我们骑在牛背上，牛仍负重前行。它有时下坡小跑甚至是把牛顶下牛背，也不会踩到你。当然牛也是倔强的，它要是认准了往哪里去，你也很难拉得过来。特别是天气热了，水牛必定要钻到水里泡着，任你再打再骂它也不上来。这样时常把年幼的我们给气哭。我现在还会想，自己的性格是不是早年放牛受到牛脾气的影。当然更多时候，放牛是一件惬意的事情。人多时大家一起打扑克牌玩耍，一个人时我会把随身携带的书拿出来，靠在一处草坡上看书。后来见到“牛角挂书”一词，总觉得特别亲切。

故乡的山就像故乡的亲人，它静静地舒展怀抱，随时等候我们的归来。山果成熟时，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。山里红、酸山枣、覆盆子、秧梨子，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给我们贫穷的少年时代带来难忘的美味。后来直到成家生子后，我也喜欢带妻子和孩子上山转转，夸赞这些山果如何如何好吃，并自诩自己就是吃了这些才变聪明起来的。山下的沙土地特别适合种植山芋、西瓜和果树，贾庵的西瓜和黄桃在蚌埠是出了名的。过去常有村民进城卖瓜时，拿出身份证来证明正身，这样

瓜就特别畅销。

昔日，位于蚌埠郊区最东边的贾庵是偏僻贫穷的代名词，相邻村庄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。而如今随着时代发展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，贾庵村独特的自然资源更显稀缺。村西，凯盛玻璃等企业厂房林立蓬勃发展。山上，万绿生态园正热情接待来自城市游客到这里游玩。今年中秋假期，我也携家人来到这里，做一次故地重游。城里待久了，都渴望逃离城市，回归自然，哪怕是暂时的亲近山水，也属难得了。这里的服务设施还远未完善，还有很大提升空间，但是看到已有很多游客前来，也为故乡山水得到更多人的认知和喜爱而欣慰。我们从园区向南行登上月华峰顶，新建成的水蚌铁路接线和西蚌高速如两条巨龙在山间穿过，给这里带来了时代发展的崭新面貌。在月华峰南麓，一个名为“安徽凤凰山植物园”的大型旅游景区已经初具规模，开园后又将会有更多的人来此游玩。向东遥看，中都皇城和凤阳新城区交融相映，仿佛是历史时空的和谐奏。而向西远眺，新居高楼鳞次栉比，工业园区迅速兴起，蚌埠城市发展的触角已延伸到这里。新通车的黄山大道从村南穿过，将蚌埠并与凤阳连为一体。而贾庵这个介于蚌凤之间的小乡村，竟然完成了两座城市的深情拥抱。

如今的贾庵村早已不是昔日贫穷闭塞的偏远山村，而成为安徽省和美乡村和民主法治的示范村。从西边村口进来，沿彩虹步道漫步，只见一栋栋农舍新居掩映于绿树繁花之间，显得错落有致，自然和谐。再往前走，可见路边一家院落，门侧挂着“美丽庭院”的牌子，这便是我家了。倘若您叩门进来，家母一定会热情招呼您歇歇脚，喝杯茶。

多少人都感叹回不去的故乡，而我的故乡却是可回、可居、可游也可梦的。何其幸运啊！



投稿邮箱：4034444@126.com

往事回忆

忘年交

□侯金波

陆子修同志离开我们十年了。十年来他的身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，他的音容笑貌也会时不时地在我面前显现。

陆子修同志生前是全国著名的“三农”专家，是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党的高级干部，能与我这个小人物结交，说明他有亲民思想。他和我年龄相差10多岁，可我俩却是忘年交、知心朋友。

我是1969年认识陆子修同志的。那年年底，安徽省召开第二次“积代会”，我被抽调到大会秘书处材料组（当时我还在全椒荒草圩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“再教育”）。前期任务是到各地市看典型材料。我们这一组负责原滁县地区、马鞍山市、芜湖市、巢湖地区的典型材料审核。陆子修同志是滁县地区执笔写材料的。因写典型材料，我俩便认识了。陆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满腹经纶的办报文人，写文章的高手，率直坦诚，热心肠。

一年后，我被分配到上海铁路蚌埠站当秘书，由于有乘火车的便利，加之我还是单身汉，逢星期天我经常到滁县玩，都是在子修同志家或倪鸣同志家吃的饭，那时子修同志家人口多，工资收入少，生活比较困难，但每次他的夫人赵国琴老师总是为我们炒几个菜给我们喝酒。在吃饭过程中子修同志给我们讲国家大事，讲工作，讲写作，讲人生，讲做人的道理，往往使我陶醉、感动，上了走出校门后人生第一课，受益匪浅。

由于我的家在全椒县，所以每次回老家探亲，必经过滁县，每次经滁县也必到子修家做客，子修全家也欢迎我，就这样我俩成了忘年交。

1985年，陆子修已升至滁县地委书记了，而我非但未升迁，还遇到了很多麻烦。从那时起，我再也未找子修同志了，一怕耽误他的时间，二怕差距太大，不适合交往，所以我切断了与他的一切联系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的人生之路走到了最低谷，当时我孤独、彷徨，我是多么想找一个理解我的人来倾诉。

天无绝人之路。我偶尔听说，陆子修书记调到省人大当副主任了，还说他现在住在稻香楼宾馆东三楼。于是我连夜从蚌埠赶到合肥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便来到了稻香楼东三楼。保卫叫我先给陆子修打电话，若同意了方可上去。我拿电话的手在颤抖，拿了又放

下，放下又拿起，如此再三，最后鼓起勇气打了电话：“陆主任，我是侯金波，在蚌埠工作的，你还记得吗？”陆答：“啊，金波呀，快上来吧。”我这才如释重负。进房间后，我见他夫人赵国琴也在。赵老师原来在滁县也认识我，他给我沏了一杯茶，我这才一脑门儿把我在蚌埠工作不顺的事情说出来，陆子修和赵老师十分同情，安慰了我一番，表示关注，并招呼我安心工作，要经得起党的考验。出门后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压抑的心情也释放了。后来，我调到了蚌埠市水利局工作，还担任了副局长。从此，我的人生揭开了新的篇章。

陆子修同志2002年7月退休了，但他还担任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、安徽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。他吸收我为省劳研会常务理事。每年开会我们都能见面，这样我能近距离聆听他的教诲。他说，我们都拿国家的俸禄，即使退休了，也应该为党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他身体力行，率先垂范。每年他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到农村进行“三农”问题调查研究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、黄河上下。至生命终点前，他牵头或直接进行了200余次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。他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，拓宽范围和视角，研究的问题不仅有对农民工转移、回乡创业的研究，还深入农业税费改革、乡镇机构改革、财政体制改革、土地流转及农民工对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积极作用、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、“三化”协调发展、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增收等。

子修同志是农民的儿子，他一辈子都为“三农”问题谋与呼，被评为第二届中国十大老年新闻人物。子修同志是实践经济学派，也是位卓越的理论家。他撰写的《“三农”论衡》《农村问题答案不在农村》《第三次解放农民》《新世纪“三农”沉思录》等书；由他主编的《农民创业增收与推进新农村建设》《农民创业园》等书也相继出版。这些书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了轰动。

子修同志虽然身居高位，却从不睥睨别人；帮助别人，却从不要回报。因他对我帮助很大，我总想给他买点什么，当他知道后，立即写信给我：“我家什么都不缺，你来玩可以，什么都不带。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何等高尚。”看过信后，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斯人已去，我辈俯首，永远记住中国有个陆子修。



节奏 张传安 摄

节令随想

霜降

□刘明礼

霜降日无声，秋月照清空；万物饰露白，夜冷曲江中。霜降，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秋季节气。它是秋天的最后一抹风骨，是与秋季一场细致而内敛的告别。

“惆怅秋草死，萧条芳岁阑。”在这个季节，秋风如刀，掠走枝头热烈的诗笺；秋霜似剑，斩得百花萧萧，让大地陷入一片寂寥和沉静。漫步山间，目光所及，层林尽染，色彩斑斓，每一片饱经风霜的叶子，都染上了春秋的深沉和优雅。它们以最美的姿态，迎接霜风的洗礼，潇洒地与葱茏作别，深情地向大地致谢，展现出质强不屈的风骨，宛如那夕阳人生。

在这片辉煌渐逝、寂寥渐盛的大

地之上，陌上的野菊，竟悄然开出少女的模样。古人有“霜降胜菊花”的说法，因此登高赏菊，自古就是霜降时节的一项雅事，南朝梁吴均的《徐妃解集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。而如今，中国很多地方都会在这个时候举办菊展。“初霜时节，唯此草盛”——菊花被古人视为“待时之草”，成为生命力的象征。2000年我国发行的1元硬币的图案就是菊花，并沿用至今。菊花迎风斗霜、不屈不挠、从容绽放，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气节的写照？

在这个物华萧萧的季节，农家小院里的柿子树，用红透的预言，宣示着霜降这个人间不可或缺的季节，是由秋天入冬的桥梁，也是由繁忙转为悠闲的季节之门。同时，它用一盏盏火红的小灯笼，点缀了乡村的风情，成了这

个季节中最为美丽的一道风景。农人们从甘甜的柿子中，品尝到的是生活的甜蜜。当然，他们不会把树上的柿子全部摘净，而是留一些给鸟儿过冬。这样，顺利度过冬天的鸟儿们，来年才能更好地帮人捉虫，让树上的果子连年都有好收成。他们懂得，这大自然，需要的是和谐共生。

是，万物皆有灵。古人给霜降总结为三候。第一候：豺乃祭兽。在天气转冷、冬天到来之际，豺狼会加紧捕获猎物，并把猎物摆在地上，犹如祭祀一般，这个行为称为“祭兽”。动物们对冬季食物短缺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力，豺狼祭兽的时候，说明冬天真的要来了。第二候：草木黄落。到了霜降，植物停止了生长。草变枯黄，树叶抖落，它们将营养和能量储存在根中，

以备来年的重生。第三候：蛰虫咸俯。就是说动物们都躲藏在洞穴中，进入了冬眠状况。这些都提醒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，也应顺应天时，储存越冬食物和衣物，准备过冬了。“霜降水返院，风落木归山”，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，与古老的乡土共同开展一个季节之交。人们在这个节气中注视着世界，了解自然规律的大道，也是面对自然规律的一次觉醒。

在这个霜降的时节，让我们不仅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，更去深入理解和体验这个节气的内涵，去感受它的沉静和悠闲，去感受它带来的宁静与和平。把每一个节气，每一个季节，都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去品味其中的滋味，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生活，更加充分地享受生活。



傲雪凝香(国画) 张宗明 作